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蜂

后

● 徐小斌 / 著



# 蜂 后

徐小斌 著

---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蜂 后/徐小斌著

fenghou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880—5

I.蜂…

II.徐…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I·1435

蜂 后

fenghou

© 徐小斌著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1.87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5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880—5/I·1435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 作者小传

徐小斌，女，祖籍南方，生长于北京。曾做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海火》、《敦煌遗梦》、《羽蛇》；小说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迷幻花园》、《如影随形》、《蓝毗尼城》、《末世绝响》、《双鱼星座》等；散文随笔集《世纪末风景》、《蔷薇的感官》、《缪斯的困惑》等。有《徐小斌文集》（五卷）出版。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另擅绘画及民间刻纸，曾于1990年举办个人刻纸艺术展。

##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天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 总序——

#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船舶……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话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 目 录

---

|                 |        |
|-----------------|--------|
| 《跨世纪文丛》缘起.....  | 陈骏涛(1) |
|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 | 谢冕(3)  |

|             |       |
|-------------|-------|
| 若木.....     | (1)   |
| 蜂后 .....    | (24)  |
| 天籁 .....    | (48)  |
| 黑瀑 .....    | (80)  |
| 银盾 .....    | (95)  |
| 雪霁.....     | (107) |
| 缅甸玉.....    | (119) |
| 青芒果.....    | (162) |
| 双鱼星座.....   | (178) |
| 如影随形.....   | (240) |
| 玄机之死.....   | (293) |
| 荒芜的童话.....  | (320) |
| 阿迪达斯广告..... | (337) |

|                    |          |
|--------------------|----------|
| 跋:伊甸之光 .....       | 贺桂梅(354) |
| 附录:徐小斌主要作品目录 ..... | (370)    |

## 若 木

若木是四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四十年代意味着一群穷学生对着炉膛吃贷金饭。困顿的贵州变成豌豆苗的象征,学生们的主菜永远是豌豆苗。但是回忆可以把一切添上色彩。学生在炉边吟诵的打油诗在几十年之后变得十分浪漫:“站在炉边吃草,命苦何必唠叨……”主食永远是粥。那样的粥进入五十年代之后再没有见过,那上面浮着厚厚的一层米油,那种米香一直渗入若木的脏器,那是一种浓稠的米香。米香浸泡着若木的脏器几乎使她贵族的芳香消失殆尽。但是若木的生命力是强大的。若木就在这米香中浸泡着,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上大学的初衷——找个合适的大学生丈夫。若木当时已经 29 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29 岁尚待字闺中在当时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就连最贫穷最丑陋甚或残疾的姑娘也难得如此。——恰恰相反,若木出身豪门容貌端严秀丽皮肤白如凝脂头脑和身体都十分健全。若木所以 29 岁尚未婚配仅仅由于母亲的极权。洞察一切的玄溟严禁儿女与异性朋友交往。

在若木 19 岁那一年,隔壁搬来了一家新邻居,姓钱,各种家具和金银细软塞满了四个车皮。钱家无女,只有两位公子钱丰

和钱润。若木记得在那个早晨，玄溟颠着一双小脚脸上露出少有的兴奋，玄溟说钱家那两个男孩子简直像从画上走下来的。这句话像烙铁一样熨烫进了若木的心里。玄溟的独生女儿若木从来就没有年轻过没有思春期就连身体发育也一点不明显，若木身体的线条平缓而修长几乎没有什么凸凹。引人注目的是若木雪白的皮肤，如果她全身裸着靠在刚刚粉过的墙上，那么唯一可见的将是她的头发和眼睛，假如不抹唇膏，连嘴唇也看不大出来。很少有人有着这样的皮肤。那是一种整体不变的白颜色，像染过了似的，毫无瑕疵，但却并不鲜亮并不透明。如果揭下来挂在阳光下，一定会像做水磨年糕的糯米粉那样呈现出一派虚弱的阴白。玄溟从不知女儿在想什么，玄溟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玄溟总是把自己的生活节奏安排得十分紧凑，吃过晚饭之后还要有一场牌局。这场牌局照例要安排在午夜。玄溟从一开始就习惯于女儿的沉默。玄溟认为女儿天性沉默矜持是天生的小姐派头，玄溟对此十分满意。

有一个夜晚，是仲夏之夜，空气中飘浮着金银花的香气。若木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前葡萄架下徘徊。每逢这时她的脑子里就浮现出童年时母亲教她背诵的那些宋词：“……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一天的月色很好，满架的葡萄叶被照得通明透亮。若木雪白的皮肤在葡萄架的阴影里幽灵一般穿行。这时她突然感到有一道陌生的目光穿透那些阴影如剑一样使那些优美的葡萄叶纷纷坠落。她矜持地转身——一个漂亮的男孩正站在身后。她什么也没问就知道那孩子是谁了。他是钱润，一定是的。她想。

那男孩确是钱家二公子钱润。漂亮的男孩子小时候都有几

分女孩子气，也许按照女孩装饰起来会很像一个美丽的女孩子。钱润的作派也是女孩子型的：平时不爱讲话，讲起话来结结巴巴，羞人答答，语无伦次，词不达意。由于母亲的严厉若木在人前行事常常不知所措与钱润有同样的毛病，而在人后却大大不同，若木喜欢高高在上控制他人而不被人拒绝。钱润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因此若木和钱润几乎是一见钟情地好了起来。

玄溟因为与丈夫的龃龉越来越多地出去打牌。若木只要走到储藏室，轻轻地叩上三下，钱润就会一阵风似的席卷而来。可有一天，就在这时，门口挂着的风铃突然响了，钱润全身的血一下子涌上苍白的脸，就像被当场抓住的贼似的方寸大乱。本来玄溟是因为输光了回来取钱的，只要两个年轻人沉着一些，完全可以不惊动一门心思都在牌局上的她。可是，惊慌之中弄出的声响打断了玄溟的思维。她循声而去，像一股风一般推门而入，惨白的女儿依在雪洞似的墙上，女儿脚边有一堆宝蓝色的衣服在颤栗不止。

那华贵的宝蓝色直接刺入玄溟的眼睛。玄溟飞起一脚踢开衣服，精美绝伦的脚尖锥子一般洞穿压在衣服下的那个人。那个少年在被她拎起来的时候活像一只已经开膛破肚但尚会甩尾巴的鱼。

玄溟的吼声响彻了三进院子。丫头、老妈子、厨子和所有的佣人都齐刷刷地在院子里跪下，黑压压跪了一地。少年钱润穿上裤子仓皇逃出的时候已经接近虚脱。跪在外面的佣人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玄溟出来的时候把内院的门反锁起来，佣人们看见小姐的闺房全部拉上了深色的帐幔，什么也看不见。

若木雪洞似的闺房变成了黑洞。若木被勒令罚跪，跪的期限却没有被规定。于是若木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黑洞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没有声音，只有在漆黑的深夜，她能隐隐听见母

亲的鼾声和远处纺织娘的鸣叫。

秦府最老的佣人彭妈在一个黄昏小心翼翼地问玄溟：太太，怎么小姐这几日不见了？

玄溟一边剔着牙缝里的鱼刺一边悠悠地说：“不该你问的你别问。”彭妈壮着胆子说了一句：“小姐就是有了错，到底年轻，还是太太的亲生骨肉……”玄溟这才抬起眼皮：“我要活活跪死这个贱人，谁求情我就打死谁。”

彭妈大惊失色地找了小姐的贴身丫头梅花。老爷已经是半个月没有着家了，据说是在城外买了房，包了两个戏子，可偌大一个城市上哪里去找？就是去老爷在任的陇海铁路局吧，又怕挨老爷的骂，可这等人命关天的事若不通知老爷，到时也是个死。可怜夹在老爷太太当中，好难做人。

但梅花自有梅花的办法。梅花是秦府第一个漂亮的丫头，做事麻利，嘴又乖巧，秦府上上下下都喜欢，只除了一个——若木。梅花是秦府家生的丫头，自小被玄溟差来服侍若木，虽比若木小两岁，却懂规矩、识大体、美行止、善解人意。若与若木比肩而行，竟分辨不出哪是丫头哪是小姐。若木几次想撵她走，竟找不出一点茬子来，便索性让她在下房呆着做些针线，平时也不用她，只抓机会对母亲说过：“妈，梅花也大了，该嫁人了，我看弟弟房里的梳儿憨憨的，倒实在些，弟弟现在外面读书，也用不着她的，不如赏了给我罢。”玄溟听了并不答话。

小姐对梅花的态度，梅花自然是明白的。但梅花清清亮亮的心里早就有了人。这个人，就是秦府的独生子、若木的弟弟天成。天成如今在外面读书，按照老爷的意思，天成将来是要念铁路管理的，子承父志天经地义。天成从外表到内心都不像秦家的人，却的确的确是秦鹤寿和玄溟嫡亲的骨血。天成的外貌按照线装书里的描述真是仪表堂堂美如冠玉，但天成的眉宇间总

是锁着一片忧郁，即或开颜一笑，也赶不走那片愁云。若木和天成都是自小在父母的争吵声中长大的，反应和影响却甚不相同。若木早已对那种争吵熟视无睹，即使是父亲当着她的面对母亲抡板凳，也休想让她皱一下眉头。天成却是真真切切地难过。天成4岁的时候就知道膝行着抱住父亲的腿，求父亲不要打母亲。小小的天成其实并不知道父亲是只纸老虎，真正厉害的是母亲。天成的母亲玄溟今天看来真是妇女解放的先锋。玄溟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都是无与伦比的，她可能拍着梨花木的桌子骂上整整一天，她的话字字珠玑句句千金掷地有声每一句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这样的话语笼罩下鹤寿忍无可忍，但鹤寿的语言能力有限，又占不着理，于是只好抄板凳抡烟枪雷声大雨点小地发发威风，以求在儿女和佣人们面前保住自己的面子。

但这一切深深伤害了天成细腻温厚的心。他亲眼看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父亲面对着两个女人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为她们的清唱打着拍子。小小的天成并不知道那其中的一个女人便是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师妹。两个女人都并不好看，起码是远远不如玄溟。可她们的低眉巧笑暗送秋波对男人来讲比真正的美丽更重要。玄溟一辈子都不明白这点，所以她一辈子都在争吵中度过。

玄溟也有偶尔收敛的时候：天成一向学习很好，国学功底尤佳。小学三年级时的一篇作文便被学校列为范文，但是当玄溟喜滋滋地颠着小脚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她被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忧郁的眼神震慑住了。那作文的题目对于她不啻是一声霹雳——那题目叫做《破碎的家庭》。

在座的所有学校要人们在一致肯定天成的卓越品格和过人天赋之后，突然沉默了。良久，校长犹豫地试探着说：“秦太太，恕我冒昧，公子小小年纪，怎么会写这样的文章？当然，他的

确写得很好，可是……”

当天晚上玄溟落了泪，玄溟好像忽然想起了除了秦鹤寿与女戏子的各种风流韵事之外，这世界上还有其它的事在不断地发生。她的一对儿女已经长大了。他们的眼睛已经学会看世界，他们的耳朵已经懂得大人的争吵。这是一件多么危险、可怕又可悲的事啊！

在夜间的黑暗里，这么多年玄溟第一次清理自己的思想。玄溟突然发觉自己关心的事情已经十分遥远。

玄溟的父母生了兄弟姐妹 17 人。她是最小的，老 17。17 姑娘自小通算学、精家政，是理财的一把好手。祖父原是江南驰名的珠宝巨贾；到了父亲这一代已有衰落。父亲在 17 个儿女中单选中了老么。么姑娘 15 岁便接过了那只家传的铁算盘。在姐妹们都在房间里飞针走线的时候，么姑娘把她的铁算盘拨得滴滴溜溜响。

玄溟自小谁也不曾怕过，可是自从那一夜之后，她突然怕她的儿子了。

梅花要找的救星是天成。

梅花托给老爷当差的老张去学校找天成。梅花说出了大事了，老张你一定要把天成少爷找回来，不然小姐就没命了。

天成是在一个黄昏叩响院门的。大门的铜环发出金属受潮的音响，一声一声沉潜而执著，所有的佣人都听出那是少爷的声音。18 岁的天成已经长成修长俊秀的少年，清癯的脸上不乏刚毅，有一种凜然之气使他和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格格不入。在那个黄昏，天成带着从另一个小城带来的榕树气息和老张一起打开了那把锁。也许是黄昏光线的缘故，天成分明看到一个完全透明的少女跪在那里，白纸剪成的一样。那是一束柔弱的光，

好像碰一碰，那人形就会忽然消散。

天成觉得眼泪马上就要落下来。他弯下身子去搀扶姐姐，但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抵抗。这个白纸剪成的少女纹丝不动，天成说姐姐是妈让我来的，她老人家让我扶你去见她。老张在一旁接着说小姐快起来吧，太太让厨子给你做了枸杞炖鸡，要给你补身子，只要你向她认个错，……但是白纸剪成的若木依然缄默。若木的眼睑一直垂着，因此天成和老张都看不到她的表情。恐惧一秒钟一秒钟地侵入了他的骨髓，在实在忍受不了的刹那他大吼起来：“妈！妈你快来看看姐姐呀！你看她是怎么了？！”

一直在门口窃听着的玄溟颠着小脚飞似地冲进了屋里。

玄溟在那个晚上做了使自己悔恨终生的事情。她给自己的女儿跪下了。她先是暴跳如雷而后和风细雨最后彻底缴械了。她跪下的一刹那白纸剪成的少女才蓦然倒下。在一片惶乱中谁也没有注意到少女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微笑，那笑容在阴白的脸上十分阴险可怖。

美丽的女人几乎都是薄命的，我们这个故事也未能免俗。梅花并没有因为救过小姐的命而变得幸运，相反，一切似乎因为那件事变得更糟。这是梅花的智力所绝对料想不到的。

那个白纸剪成的少女从那个夜晚开始常常在黑暗中狞笑。若木像过去一样寡言，依然那样拿捏着小姐派头，脸上的线条依然那样精致，看不出任何毁伤的痕迹，只是枯坐的时间更长了，饭量少得可怜。若木枯坐的时候就直直地望着窗外的葡萄架，然后便慢慢地挖耳屎。那只纯金的挖耳勺就是玄溟在这时候送给若木的。那是玄溟的心爱之物，玄溟以为女儿会欣喜若狂，可是若木只是毫无表情地接过来，便开始挖耳屎了。一下，又一下，若木的镇定和目中无人使玄溟害怕。玄溟颠着小脚倒退着走了，撞响了挂在门廊上的风铃。风铃声是突然爆发的，平时清



脆的声音好像发了霉。当时正是梅雨季节，一切都在发霉，包括那个白纸剪成的少女的初恋。

能够接近若木的只有梅花。每天晚上，若木就寝前都要先看一会儿书。略通文墨的梅花完全不明白那上面蝌蚪似的字码，却被里面的插图弄得心惊肉跳。有一幅插图画一个女人，穿一件袒胸露背的连衣裙，一双眼睛又大又哀怨，睫毛长得吓人，一个男人搂她在怀里，她凸起的乳房紧挤在男人的胸前。梅花当然不知道小姐看的是法国名著、原版的《曼依·兰斯科》。梅花只是觉得心跳耳热，身上有什么地方在传递着一种陌生的讯息。梅花一扭脸就回到了自己的小屋。这间简陋的小屋挂满了梅花自己绣制的各种各色的荷包。梅花把自己血红的脸藏进琳琅满目的荷包里，一股燥热迫使她解开葱绿洒花大襟褂子，胸前仿佛一夜之间结成的两枚果子，饱满、美丽而芬芳。她轻轻地碰了它们，立即觉得全身一阵酥软，连周围的荷包也轻轻颤动起来。荷包颤出一股香气，桅子花与薰衣草的香气，令人痴迷。

梅花走进天成房间的时候正是一种痴迷的表情。那是翌日下午，少爷午睡醒来的时候，若木让梅花到弟弟的房间去拿拂尘——若木总觉得有灰尘需要不断地打扫。梅花一走进天成的房间眼睛就变得很亮，亮得就像是噙满了泪水，那种痴迷大大地吓了天成一跳。天成觉得自己的心被一把锤子重重地砸了一下，顿时一阵钝痛，紧接着，那痛似乎蔓延开来，流遍全身。少年男子的一股血气冲顶上来，天成的脸红了，连眼眶也红了起来。天成眼眶红起来的时候显得纯洁而自尊，那是一种少年男子独有的表情。许多年后梅花仍然记得，当时有一股突如其来的风霍地吹开窗子，大团白花花的柳絮飘了进来，有一朵恰恰落在天成的肩上。梅花本能地走近两步拂去那朵柳絮，她看见少爷英俊但略显刻板的脸忽然变得生动。少爷没有让她的手立即离